



梁平文史资料

(第七辑)

重庆市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梁平文史资料

(第七辑)

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梁平文史资料

(第七辑)

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

开本大 1/32 印张 7.0 字数 170 千字

重庆市内部资料出版物准印证梁出版[2003]002 号

梁平县三峡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 12.80 元

目 录

上编 历次运动篇

清匪反霸

- 我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的经历 郑亚春(1)
- 滑石寨剿匪记 孙亚夫(2)
- 剿除顽匪邓大中 栾麟祥(6)
- 记消灭刀儿教的一次战斗 栾麟祥(8)
-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黄柳青(10)

三反五反

- 我所经历的两次“三反”运动 郑亚春(12)
-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缩影 蒋云平(14)
- 我所经历的“五反”运动 周俊良(19)
- 我县违反选举法第一例 蒋云平(22)
- 我是这样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 李克明(23)

大跃进记实

- 大跃进中的小故事 王北中(30)
- 跃而不进 劳民伤财 常开国(32)
- 山上山下一个样 吴立早(36)
- “五风”吹刮时的小故事 曹光福(37)
- 大跃进时的校园生活片断 曹光福(39)
- 我所经历的一次除“四害”活动 李克明(41)

一碗汤圆的故事	余协禹(43)
忆公共食堂	郑亚春(45)
各个击破及其他	李克明(47)
核桃湾的变迁	刘善骅(51)
忆支援农业——“双抢”	郑亚春(53)
“四清”与“文革”	
我给队长搭楼梯	吴正权(55)
不该发生的抄家事件	吴立早(57)
“四清”和“文革”初的几个小故事	吴杰青(59)
“文革”期间帽子多	江家仁(63)
“文革”中几件难忘的事	郑亚春(67)
“七·一六”大型武斗记略	兰 田(69)
小记炸毁观音桥	郑亚春(71)
“文革”中的蓼叶河	曹光福(72)
“文祸”	兰 田(75)
武斗期间逃难记	余协禹(77)
忆护城寨避难	刘善骅(80)
大寨工分是这样评的	王北中(85)
平反纠错	
统战系统纠正冤假错案概况	周靖(86)

下编 综合篇

党史点滴

梁平地下党活动的部分情况	邓仲贤(90)
--------------------	---------

进军西南

进军西南日记 陈海清(101)

两次遇险 余协禹(120)

民国轶事

梁山县清末学务点滴 田光国整理(122)

梁山县清末民初文史拾零 陈佩襄(125)

旧县城的打更 郑亚春(129)

梁平县民国年间的妇女界部分知名人士 陈秀卿(130)

解放前后梁平烟毒种禁概况 郑亚春(133)

美蒋匪帮在梁平的滔天罪行 熊伯庚(135)

经济纵横

双桂啤酒厂建立纪实 蓝家清(140)

改革开放前的农副产品收购 郑亚春(144)

计划经济时期的几种商品供应 郑亚春(147)

食用菌生产失败记 余协禹(150)

梁平柚的历史及产销情况 郑亚春(152)

贡品·梁平豆棒 向光林(154)

想起当年的万元户 郑亚春(156)

文化教育

梁山县民众教育馆沿革 蓝田(158)

梁山县乡村建设研究社及乡建旅舍 邓仲贤 周梦侠(161)

梁山抗日民歌一首 王北中(163)

街谈巷议入“竹枝” 蓝田(164)

难忘的解放初期小学教师生活 李克明(167)

一个坚持了 12 年的义务送信组 吴立早(174)

农民爱唱致富歌 蓝 田(175)

人物春秋

陈克农教授轶事 李克明(177)

我与陈克农先生的一次交往 蓝振中(182)

忆钟纯乾老师 田光国(184)

李芳灿事迹点滴 刘启仁(187)

忆熊伯庚 熊征五(188)

清末名画家·双桂堂方丈竹禅熹 田光国(192)

名胜古迹

双桂堂被占用、损坏和赔偿的情况 周 靖(194)

小记修补双桂堂 周 靖(198)

双桂堂罗汉堂的建立 周 靖(202)

双桂堂狮子佛的由来 周 靖(205)

双桂堂又现诸多奇景 李克明(209)

梁平“天池”——长塘 李 民(211)

编读往来

“国大代表”孟浩然赴南京开会实况 唐仲朋(214)

我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的经历

郑亚春

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梁平县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群众运动。运动开始,我从学校调出来参加了县委在金带乡的试点工作队。工作队由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慕世友领导,驻在协合村。一个月后调到双桂堂举办的第一期农民训练班工作,为每个村培训一名积极分子。农训班由县委委员民运部长、县农协主任兼法庭副庭长汪慈音领导,他是山东人,大家叫他汪政委。我和另一个同志负责一个中队的工作。在600多人的大会上,汪政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运动的方针政策,并进行诉苦教育。他用自己受的苦难现身说法,讲得痛哭流涕,启发引导农民代表诉苦,痛恨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使代表们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纷纷起来诉苦,挖穷根。使大家提高了认识,坚定了信心。

第一期农训班结束后,汪政委带我们到聚奎乡开展减退清反工作。聚奎乡是封建势力较深的地方。我们工作队与农协会一道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开诉苦大会,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阶级敌人的压迫和剥削。不几天在聚奎乡小学操场召开了审判大会,揭发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罪行,处决11人,从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把运动推向了高潮。通过深入发动,群众中涌出一大批积极分子、民兵。他们不计报酬,日夜奔忙,又挖出一些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在街上城隍庙召开第二次审判大会,宣判处决8人,而押赴刑场只有7人,引起群众议论纷纷:有说是工作队放走了一人,包庇了一个……。其实是头一天顺安村在开斗争大会时,群众气愤,在村里枪决一人。汪政委召开驻村干部和农协主任会议,反复说明情况,批评驻村脱产干部不掌握政策,当了群众的尾巴,令其作深刻检查,认识错误,吸取教训。我们在各村也反复宣传才消除影响。

2001年4月

滑石寨剿匪记

孙亚夫

1949年旧历10月18日是梁山县人民喜庆解放的日子。此后一段时间,梁山境内发生过土匪持械抗拒,枪杀我革命同志,企图破坏解放成果的事件。在滑石寨下打响的剿匪第一枪,我是亲自临战的。现回忆其经过情况,并以此纪念滑石寨剿匪牺牲的于知新同志、刘明同志,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

1950年,梁山全县的中心工作是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1950年上年,我刚参加工作,就被分派到驻仁和场街上的县委组织的试点工作组。组长是浙江人、军大毕业生于知新同志。我们起早摸黑地了解群众对减租退押的反映,积极投入减租退押的火热的斗争中。

1950年11月22日凌晨,绚丽阳光刚露出笑脸,知新同志已起床,操起步枪,练习射击。早饭后,我与知新到上场口李炳全铁匠铺里,了解烟毒犯的情况。突然一个农民来到铁匠铺,要找工作组的同志,说先到乡公所没有人,才找工作组的。他悄悄地对我们说:“我是郑木匠,家住在滑石寨坎下,昨夜捺黑(傍晚)来了八个棒老二(土匪),每人都是一长(步枪)一短(手枪),在我家估倒(强迫)煮饭吃。”郑又说:他早想上街来报告匪情,由于混不出来,临天亮才跑出来。我与知新进一步问了这八个土匪的活动情况后,立即把匪情报告给双桂堂队部和二保王点长处。同时,集合本保武装队员,发出剿匪命令。他们为保卫翻身事业,捍卫共产党政权,积极性很高,个个摩拳擦掌要求上阵。但我们一看,武器很差,大部分是锚杆火枪,不能打仗。知新同志选了武装队正副队长林绍轩、刘家祥(是两支汉阳厂造五子步枪),农协主席李常喜(是单子枪),副主席老刘(是一把梭镖)四人,加上他自己共五个人。他们要出发了,我要与知新同志同去,他不同意我去,因我手无武器。经再三要求,他同意

我到住宿地，拿上他的一颗手榴弹再去。等我准备好，赶上他们同行，点长王寿槐同志也已赶来了。我们一同赶到滑石寨下郑木匠院坝外展开包围，紧缩包围圈搜查，却未发现土匪。追问郑木匠，才说出实情：土匪已转移到屋坎下的河沟边竹林里。根据新情况，王点长召开了脱干及乡武装队长五人会议，研究如何打法。于提出从河沟下面往上面搜索前进。我反对说，倘若土匪在河沟边的竹林里，恰中其计，以暗打明，我们吃亏。我主张把土匪撵出来打，竹林下面架干柴烧（竹林范围小，干柴多，条件完全可能），上面设伏堵击，一举歼灭。刘明又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这种做法太胆小，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往里面冲。”互相有了争论，王点长总结说，他同意老于和老刘的战术，避免用火攻，防止土匪的长枪带不走仍放到竹林被烧坏。他进行了分工，他与于知新、刘明三同志从下面进攻，我与乡武装队长范吉成同志领导武装队员进行堵击，并给我一个白铁口哨。我就命令四保武装队的林绍轩，刘家祥两同志在要隘口上，掀起石板筑好防御工事；我与范吉成堵截河沟正上方。因我无武器，我喊了一个武装队员蹲在我的侧边，他有一长步枪。各方面正在部署，河沟里突然响起“啪啪”两个手枪的连发和步枪声。顿时我思想有了阴影，枪声好像是从里面向外射击的。可枪响后又顿时寂静，等我掉头找那两个武装队员，谁知他们已撤退得无影无踪。原想利用他的步枪打土匪，他们却跑了。紧接着，又发现竹林边沿的竹子一阵摇动后，立即出现一个人头。范吉成与我相隔两丈多远，我喊：“老范，打吧？那竹儿摇动的地方，有人上来了”。正喊间，说时迟，那时快，看到竹儿边烟子一冒，我立即卧倒，只听得手枪声“咻咻”擦头而过，我立即翻起来一看，有三个土匪窜出了竹林，准备翻上楞坎。土匪喊道“舅子（黑活，互称为同夥）冲上去捉活的。”土匪看到我是指挥者，手中无枪，以为可欺。我火冒三丈，甩出了我与生命相关的唯一手榴弹，当即炸伤了一个匪徒，三个都缩了回去。又有半小时的寂静，匪徒们在组织反扑。但他们怕我还有手榴弹，不敢再往正面上，就往侧面扑，恰与林绍轩他们狙击组接上火。一次，两次直到反扑四次均未得逞。太约是午后三点钟左右，土匪上不

来,我们消灭不了他们,互相僵持着。我突然警觉没有武器,容易被土匪切断归路,在打退第四次反扑后的间隙中,我由原来的战斗位置转移到狙击组。点长王寿槐也来了,他情绪沮丧,报告了万分悲痛的消息说:“我们一进竹林就挨了,于知新和刘明没退出来。”听到刘明在里面哼,喊救命。急着叫人进去背出来,可武装队员不敢进去,只好喊林绍轩和刘家祥下去背。赓即我又跑向右边最高山头上。倾刻,八个土匪涌出竹林上到楞坎上,追打农会武装队员。我见情势不妙,立即高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人民政府决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当然这些顽匪不可能放下屠刀,匪徒们一边骂一边向我占据的山头反扑过来。我无枪、无刀,只得撤出山头往街上走,刚到山脚,看到抬着刘明同志的一副滑杆,当时他的神志很清醒。他说,知新同志走的第一名,他走的第二,一冒头老于就被打倒不动了,他的统子上(小肚子)挨了一枪,后面的同志退走了。土匪来缴两人的枪及解子弹袋,他屏住不出气,匪徒们又把他掀下水。刘明同志与我握手时说:“我糟了!”我答不要紧,立即组织人换班抬送县城医院。后来,因运输工具及抢救条件差,送至仁贤街上就牺牲了。刘明同志是梁平县竹山区天生公社光华大队人,出生于1929年,牺牲时20岁,他原是三区区公所(仁贤区)通讯员。

我到街上大约是五点多,县警卫营闻讯由李营长带队跑步赶到,问了情况,火速上山追剿土匪。直追至内槽城南、铁门,在长塘打了一仗,打死几个土匪。在街上,听说知新同志牺牲了,内心非常悲痛。我一趟跑到双桂堂队部,队长已随警卫出发了。回转时天将黑了,将知新尸体暂放在下场口关庙大门内,安排人守护和给他擦澡。看到知新胸前由左肩往右下大腿被罪恶的手枪挂斜线打了七枪,我当场痛哭难止。以后知新的尸体安葬在仁和场上场口的大路右边,用的伪乡长李凡辉的功德碑,刻成墓碑,听说1968年迁进了烈士陵园,但至今却无法查找。

剿匪的第三天,被炸伤腿的土匪龚荣哲,下山准备摸回家里治伤。却被放牛的撞见了,报告后,武装队员和工作队员拉起了包围圈,龚荣哲负隅顽抗,被击毙于龚家箭滩他自己屋侧的坟场地边。

这股顽匪祸害不小,一月后又窜来金带乡毛草坪,经我们追击又突然失踪,结果藏在郑木匠的左厢房内(郑已迁下山)。警卫营派员搜索,又被打死侦察员一名。后在云龙东屏大队又打死武装队员两人,轻重伤八人;又在袁驿山上,仁贤三元等地犯下累累血债。

匪不剿灭则国无宁日。这股匪经过近一年时间,终陆续被人民政府歼灭。1950年11月击毙龚荣哲;1950年底云龙乡四区工作人员游克沛同志捕获蔡德明匪徒(外号蔡大汉),送县时跳河被击毙。后来,袁驿区清匪时击毙杨八癞子;在仁贤乡击毙了聂如芬、聂如俊。匪首邓大中等,在穷追猛打无处藏身时被捕归案,经查证罪恶,明正典刑判处枪决。

1982年8月

剿除顽匪邓大中

栾麟祥

1950年初开始的征粮剿匪工作,1951年初基本结束。梁平县内除少量顽匪之外,零散土匪已经肃清。邓大中是几股顽匪中一股的头子。他带领十几个喽罗,盘据在百里槽一带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甚至杀害干部。1951年3月在佛耳岩(礼让镇到竹山镇中间的一座山)山上抢劫公安干警的枪支弹药,便是罪恶之一,也是他走向灭亡的重大罪恶。这事虽已过去51年,但我仍清楚记得,因为当时我正在县公安局工作,是事件亲历者之一。

1951年3月中旬,大竹专区公安处(当时梁平属大竹专区)派两名公安干警(一名班长、一名战士)送机密文件到梁平。他们各有一支卡宾枪和手枪及百多发子弹,还要返回时带回梁平公安局缴获的600发加拿大手枪子弹。他们来到梁平,交了文件,领了子弹,临走时县公安局领导提醒他们,回去时注意安全,因为还有顽匪邓大中在他们必经路段(当时汽车很少,县与县来往也全靠步行)活动。

两名干警步行40多里,抵达佛耳岩山下已是中午,他们便在路边小店吃中饭。这时恰有农民路过小店上山。他们饭后继续赶路,当他们将要爬上山顶经过一危险路段时,突然十几个土匪扑了上来。他们来不及还击,便被下了枪,搜去了所有子弹,还撕去了他们的帽花、领章、胸章,只是没伤害他们,让他们走了。原来据守在山上的土匪正是邓大中股匪。他们从路过的农民口中(农民不知他们是土匪,当问及山下情况时,农民无意中说出山下有两个解放军)知道有两个背枪的解放军战士上山,才谋划这次袭击的。

两名干警回到大竹公安处,汇报了路上枪弹被劫情况(两名干警失职,自然受到了处分)。公安处立即通知梁平公安局,责其迅速破案,因枪弹流失,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祸害。梁平公安局执行命令快速而坚决,由局领导带领部分公安干警赶赴出事地点,发动群众,

配合民兵,调查了解,灵活出击,在十多天中,把除邓大中和一个顽匪以外的十来个土匪,逐个抓获或击毙。而4支长短枪和700多发子弹却被邓大中藏匿和带走,必须继续清查、剿灭。

再说邓大中及另一顽匪,见抓捕紧急,逃到龙门乡(与竹山乡邻界,距佛耳岩二三十里)14保的邓孝清家躲藏起来。邓孝清是个开窑罐厂的农民,住地是邓大中股匪的活动地区。解放前,邓匪常三五几人来他家吃饭或住宿。邓孝清不通匪,但迫于无奈,不敢报告,所以这次邓大中走投无路来到他家,以为安全可靠。而邓孝清解放后,经共产党一年多的教育,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邓匪来后,他表面上十分热情,用话稳住他,暗地里却十分巧妙地向正在清剿的公安干警作了报告。公安干警除严密计划抓捕外,还嘱咐邓孝清趁邓大中欲招兵买马企图东山再起之机,设法打入土匪队伍,见机行事。

邓孝清回到家里,利用邓匪对他的信任,和自己的一个亲戚一同打入土匪队伍。一天中饭后,邓匪午睡,叫另一顽匪站岗。邓孝清和他亲戚对土匪说,房子地势低,后山上看得远些,最好在后山上放哨,以免公安部队包围。于是三人一同上山,在将要到达目的地而又看不到住房的岩坎下,邓孝清二人出其不意,拿出暗藏铁器,将土匪击毙。然后返回家中,趁邓大中熟睡之际,活捉了邓大中,送交清匪部队。经过严审,收缴回土匪抢去的全部枪支弹药,邓大中被判处枪决。

彻底剿除邓大中股匪以后,邓孝清等人因协助剿匪立功,获得奖励,并拍照留念。人民欢庆,又彻底清除了一方祸害。

李克明 整理

记消灭刀儿教的一次战斗

栾麟祥

1949年12月7日,梁山(梁平)解放。半月后的12月22日,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战士,随团来梁平工作。从1950年1月到1954年这段时间,我都在公安局工作(局长张应忠)。

解放初,梁山的敌情十分复杂。国民党溃退时,潜伏下来的特务,勾结反动军警、伪乡保人员、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造谣惑众,抢劫杀人,扰乱社会秩序,阴谋叛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刚刚成立的县公安局,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专门机构与群众相结合,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公安人员跟踪侦察,然后有计划地消灭敌人,因而连续不断地取得剿匪、破获反动组织、消灭反动会道门等一连串胜利,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从而保障了征粮、土改等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了新生革命政权,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段时间,使我难忘的事很多,这里只记叙一次消灭刀儿教的战斗。

刀儿教虽然都是一些愚昧迷信之徒,反动气焰却十分嚣张。当年,袁驿、龙门、荫平、云龙等地刀儿教最多。梁平解放,公安局从成立开始就注意侦察他们的活动,通过农村民兵和积极分子,想方设法获得他们的情报。公安局侦察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侦察,对他们的活动了如指掌。当我们侦知他们准备勾结土匪攻打县城、劫狱的阴谋以后,我们也一一做好了战斗和消灭他们的准备工作。

1950年10月11日,云龙刀儿教头子王洪江率300多喽罗(尚在后面),勾结大股土匪(隐藏在靠近城西乡今梁山镇的仁贤乡境内)接应,准备第二天攻城。当晚,12个刀儿教头子,先行一步来在城西乡13保陈家大院子(今梁山镇建设村)开秘密会。会后,他们就住宿在陈家大院子里。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在老局长亲自带领下,以公安局干部战士为主,请驻军一

个排协助。擒贼先擒王，计划在陈家大院先消灭他们的头目。

陈家大院规模大，住户多，大约有百多口人。院子前面有院墙和有门，后面却是个有竹林的缓坡，上面有个小山岗。小山岗那一面是大股刀儿匠和土匪的来路，所以山岗上就由驻军把守，准备用机关枪迎击来敌。前面主要由公安局（也有几个驻军官兵）把守。布置妥当，大致已深夜一点多，因大院人多，怕黑夜动手伤及群众，所以打算天亮行动。

可在深夜两点多，一个靠近院门居住的老百姓出院上厕所，见院门外有个持枪的黑影在游动，他误以为是土匪来抢劫，便举起手中刀砍上前来（当时社会秩序乱，老百姓时时提防，所以夜晚出门带刀）。正在巡逻的解放军以为是刀儿匠窜出来。急忙对天鸣枪。枪一响，惊动山岗上解放军，便用机枪猛扫。12个刀儿教头头被枪声惊醒后，其中四个手持大刀从院门冲出来，守卫立即开枪，当场打死一个，其余三个又窜回去了。这时全院百多个老百姓被枪声惊醒后，惊惶失措，东西乱跑，场面十分混乱。

驻军干部立即吹响警笛，命令山岗上战士停止打枪，又高声向老百姓宣传政策，说明部队任务是抓捕刀儿匠，不会伤及老百姓，希望大家配合，要大家向指定地点集中，然后清查刀儿匠。局面安定下来，认真清查，又抓到四个刀儿匠小头目，其余7个小头目趁开初混乱之时，已偷偷从暗处溜走了。

另外没来到的300多喽罗，在政府“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政策教育下投案自首；当夜逃脱的七个头头，不出十天全部被抓获，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打算来接应的土匪，听到枪声，不敢前来，顺手牵羊，抢了一个院子，还打死一个民兵，但在剿匪运动中，土匪也全被歼灭。

解放初期，梁平有多股反动势力。他们或阴谋暴动；或阴谋攻城劫狱。但他们的阴谋均未得逞，都被消灭在他们行动之前，从而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李克明 整理）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黄柳青

(一)

1955年1月,万县地区在万县市召开全区小学教师代表会议,梁平县各乡(镇)小学都选派有代表参加。我县代表团由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范远慎同志带领,我和县政府文教副科长李启良同志担任工作人员。这次会议,我们食宿都在万县市第五初级中学。会议主要内容是表彰先进,发展共产党员青年团员。

会议期间,接到了一位姓陈的男教师写的一份加入青年团的申请书。当时我负责组织发展的具体工作,在审查中发现,他有一个哥哥系川大毕业,1950年离家出走,下落不明。

发展党团员,除要求思想进步、工作表现好外,还必须个人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清楚。经过支部审查,派我去与他个别谈话,要求他将其哥哥离家出走的情况、现在的下落交代清楚。

(二)

与陈老师谈话的第二天,他来向我汇报:“他哥哥的下落找到了,现在已被政府枪决了。”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呢?他说:“行署门口墙上贴了一张布告,布告上说哥哥犯了罪,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枪决了”。行署门口距我们住处很近,我就和他一起去看布告。果然那墙壁上贴了一张布告。那布告称:陈涤,梁平县袁驿区袁驿乡人,1950年出逃香港,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国民党国防部委任他为大陆川、康特工组长。1953年5月乘飞机潜回大陆,在大竹与渠县的结合地区空投降落,降落时拒捕,还杀害了一位民兵。被捕后经重庆市人民法院审查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看了这张布告,使我想起了1953年5月在虎城区参加捕捉空投特务的情景:1953年春天,我被县委派到虎城区虎城乡沙石村搞